

珍珠港事件彻底使美国卷入二战，是导致后来日本和轴心国最终战败的重要原因。

日本大败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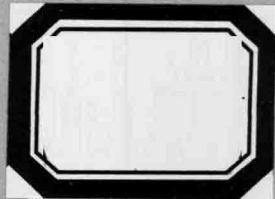
JAPAN 1941: COUNTDOWN TO INFAMY

偷袭珍珠港决策始末

[美]堀田江理 (Eri Hotta) 著 马文博 译



新华出版社



日本大败局

JAPAN 1941: COUNTDOWN TO INFAMY

偷袭珍珠港决策始末

[美]堀田江理 (Eri Hotta) 著

马文博 译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本大败局：偷袭珍珠港决策始末/（美）堀田江理著；马文博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5

书名原文：Japan 1941: Countdown to infamy

ISBN 978—7—5166—1030—5

I. ①日… II. ①堀…②马… III. ①日军偷袭珍珠港（1941）

—通俗读物 IV. ①E195.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07236 号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fred A. Knopf, an imprint of the Knopf Doubleday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LLC

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属新华出版社



日本大败局——偷袭珍珠港决策始末

作 者：（美）堀田江理

译 者：马文博

出 版 人：张百新

责任编辑：张 敬 江文军

封面设计：图鸦文化

责任印制：廖成华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100040

网 址：<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63072012

照 排：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70mm×240mm

印 张：17.5

字 数：250 千字

版 次：2014 年 6 月第一版

印 次：2014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66—1030—5

定 价：38.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010—63077101

中文版序

1941年12月，日本决定进攻美国及其盟友，本书把焦点集中在日本作出这一灾难性决定之前的8个月。与公认观点不同的是，本书认为，日本领导人其实认识到发动这场战争将带来毁灭与自我毁灭的后果（当时，日本企划院估计美国的工业产量是日本的74倍以上），甚至在发动袭击前的几个月里，日本领导人也本可以避免这一对决。除了对历史事件的直接关注，本书还着重探讨了日本与中国以及日本与西方世界的对抗关系。

中国对于1941年的日本十分重要。二战结束前，对日本来说，中国一直是一个顽强而难以制服的对手，日本能够占据绝对优势，却从来无法将中国打败。正如每位中国读者所知，日本自1931年起开始对中国东北积极进行军事扩张，自1937年7月起，日本为了征服中国大陆而开启残酷的战争。1940年，日本甚至在南京建立了一个傀儡政府。尽管日本在军事上占上风，但中国丝毫没有妥协的迹象。日益孤立又缺乏自然资源的日本铤而走险，侵入东南亚，这冒着卷入一场新战争的风险，但自相矛盾的是，这样做日本才能继续与中国无休止地打下去。

当然，日本在中国大陆的不如意与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没有必然联系，但日本无法通过军事手段控制中国的确影响到日本最高领导人的政策判断。到1941年秋，美国要求日军从中国撤出，这成为阻碍美日外交谈判的最主要问题之一。正如美国副国务卿萨姆纳·

韦尔斯在华盛顿对一位日本外交官所说，在美日谈判中能否不涉及中国问题就如同“询问《哈姆雷特》搬上舞台时能否去掉哈姆雷特这一角色一样”。但东京的领导人不这样认为。

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官方解释是，日本被美国这一西方自由主义国家实施的惩罚性经济制裁措施逼上了绝路，不得不发动战争。这种看法说明，日本领导人忽视了一个事实：正是日本多年来在中国的军事行动以及进一步挺进印度支那才招致了制裁。日本还为发动战争寻找正当理由，认为发动战争是为了从西方殖民者手中“解放”亚洲其他地区（而与此同时却在攻打中国的亚洲同胞）。日本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自己是在反抗傲慢白人的欺凌。大声叫嚣的日本右翼至今仍持有这种歪曲事实的观点。许多日本人仍倾向于认为这场战争是防御性质的，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如果想到日本本可以避免这场毫无意义又损失惨重的战争，他们的内心会难以承受，而认为日本别无选择就会感到轻松得多。

然而，正如本书再三论证的那样，日本拥有选择权。珍珠港事件前夕，日本多次召开高层会议，探讨战争以外的选项，这说明日本领导层心里清楚，与西方开战将无法获胜，因此应该避免这样做。但最后，没有一个人有勇气出面阻止日本的黠武政策，这一政策的出发点正是日本已为战争作好了全面准备。虽然不论在政府还是军方，日本的决策过程称不上独裁，但基于共识建立的政府阻碍了有意义的直接辩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包括参战在内的重大决定的责任分摊在各个部门、各个领导人之间，最终由最具有象征意义的天皇来批准，而天皇本应被视为凌驾于政治之上。可以说，绝大多数日本领导人认识到他们的国家走在自杀的道路上，但没有人觉得自己负有足够责任来阻挡这种趋势，他们都寄希望于其他人来采取行动。通过对个别领导人的详细剖析，包括近卫文麿、松冈洋右、裕仁天皇和东条英机，我所寻求的不是原谅，而是剖析悲剧人物的弱点与缺陷。

显然，一场战争不会无缘无故打起来。日本说到底就是一个侵略

者，首先入侵中国，其次是亚太其他地区，日本主动发动袭击，早就在该地区践行各种意义上的帝国主义入侵，盲目否认这些事实没有意义。同时，我们应该从更加广泛的历史角度审视日本的帝国主义以及令人忧虑的中日关系。虽然当今两国关系紧张，但值得我们铭记的是，敌对并不总是中日关系的主旋律。

即使在 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日本击败清朝后，日本精英阶层仍然崇拜中国文明的辉煌，他们对中国经典著作的熟知程度与他们掌握西方语言的才能一样突出。另一方面，在 20 世纪初，许多中国人也将日本作为现代化进程的典范。所以在 1905 年，孙中山创建中国国民党前身（中国同盟会）的地点是在东京，这一点也不偶然。不论在过去还是现在，两国能够相互学习、互惠互利的地方还有很多。

英国历史学家 E. H. 卡尔曾总结说，历史“是史学家与事实之间不断交互作用的过程，现在和过去之间永无终止的对话”。这种对话必须不断受到其他历史学家的挑战、修改并重新注入活力，这样我们才能加深对特定历史事件的理解。显然，让历史问题政治化来解决短期问题不会改变历史及书写历史的宏观进程。我希望在这一持续性对话中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最后非常感谢新华出版社和译者马文博将本书带给中国读者。

目 录

中文版序·····	(1)
序 言 改变历史的一天·····	(1)
第一章 战争传闻·····	(19)
第二章 堂·吉诃德的归来·····	(53)
第三章 一切的开端·····	(69)
第四章 军人的两难境地·····	(81)
第五章 摆脱麻烦还是保持友谊·····	(99)
第六章 北进，还是南进？·····	(109)
第七章 危机悄然临近的7月·····	(125)
第八章 “朱诺见”·····	(137)
第九章 毫无胜算又非打不可·····	(151)
第十章 最后一次机会·····	(164)
第十一章 军人接任·····	(189)
第十二章 扭转历史车轮·····	(202)
第十三章 崩溃边缘·····	(212)
第十四章 朋友之间总有商谈余地·····	(223)
第十五章 赫尔照会·····	(239)
第十六章 纵身一跃·····	(245)
尾 声 新的开始·····	(254)
主要人物·····	(267)
1941年4月前的日本历史大事件·····	(269)

序言

改变历史的一天

1941年12月8日清晨，雾，大和民族被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惊醒。7点刚过，日本人得知，该国“黎明前在西太平洋与美国和英国进入战争状态”。尽管没有透露具体细节，但彼时日本已成功袭击了珍珠港。第一批战机于日本当地时间凌晨1:30起飞，清晨5:30完成了这次突袭。上午11:30，日本袭击美国瓦胡岛珍珠港海军基地的确切消息传到日本，整个国家都为之振奋。稍后不久，日本正式向同盟国宣战；日本在英国殖民地马来亚和中国香港取得进一步军事胜利的消息也随之传来（实际上，日本在马来亚的军事行动比太平洋行动早了近2小时）。整个这一天，日本广播协会（NHK）在6小时常规节目外，为守候在收音机前的日本听众特意增加了12小时的特别新闻报道。

由于时差原因，日本帝国海军航空部队袭击夏威夷时仍是夏威夷时间的12月7日。在这次袭击中，日本击沉或损毁了大量美国军舰、飞机及其他军事设施。袭击中丧生及后来伤重不治者共计2400人。日本在发动这次毁灭性袭击前并没有终止与美国的外交关系，更没有对美宣战，这让日本声名狼藉。但12月8日当天，日本普通民众对这些战术细节并不在意，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欢呼雀跃。

日本派飞机偷袭珍珠港时，该国正深陷经济和政治动荡。由于国家不断加强对公共生活的控制，一种无助感在日本国民中蔓延。从日本1937年年中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伊始，日本民众曾相信他们的国

家将很快赢得这场战争。然而，尽管不断传来日本在中国节节胜利的消息，但中国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并不打算放弃。与拿破仑的军队当年在俄国的情况类似，日本军队过于深入艰苦而陌生的中国腹地，难以有效展开军事行动。尽管日本媒体继续大力鼓吹沙文主义，但民众私下却开始质疑，为什么这场战争还没有结束。大多数民众并不了解日本外交的真实情况，他们所知道的是前外相、海军大将野村吉三郎（Nomura Kichisaburo）1941年年初被派往华盛顿进行谈判，以期和平解决日本面临的国际孤立局面。但随后并没有传来好消息，这让日本民众颇为担忧。许多人知道美国对日本一系列举动相当不满，例如与德国和意大利结盟，先后占领法属印度支那的北部与南部等。美国似乎决心要通过经济制裁来打击日本，除非两国能很快达成外交解决方案。

在日本的日常生活中，奢侈品很快消失了，食品也出现短缺，尤其是日本人的主食——大米。由于在中国的战事久拖不决，精壮男子都进入军队以及与战争有关的工业部门，留在农村的人为部队生产更多粮食的压力更大了。从1940年夏天开始，即使东京最高档的餐厅也只能供应廉价进口大米和土豆，这种大米口感干涩，被当地人讥笑为“老鼠屎”。1941年4月以后，在曾经充满现代生活便利的6大都市，当地居民只有通过定量配给券才能获得大米。到1941年12月，这一配给制度涵盖了99%的日本民众。对于一个国产大米在国民饮食中占据近乎神圣地位的国家，这如同一场灾难。

用当时一位评论家的话说，日本人的生活如同墓地一般阴郁。曾身穿艳丽和服或新潮西服、流连于影院与舞厅的时尚男女们现在却尽可能地保持低调。小说家永井荷风（Nagai Kafu）对这些变化深感愤慨。这位年迈随性的都市生活记录者曾经认为，纽约中国城的鸦片烟馆、巴黎蒙马特的咖啡馆和旧日东京的市井街区都是让他感觉轻松自在的地方。他又瘦又高，看起来并不过度讲究衣着，但实际上他既了解也十分在意时尚——这是他出身富裕家庭的结果。但即使以他独特

的审美观来判断，他也觉得日本人变得过于不在乎外表了。1940年秋，这位年届六旬的作家在日记中抱怨道：

东京市中心的街景已面目全非。仅仅半年前还热闹繁华的街头，如今却变得安静而毫无生机。晚上6点左右，这儿如往常一样挤满了通勤族，但看看这些都市男女穿的什么衣服啊！说这些人变得没有光彩都是客气了，他们显得老态而土气。女人们似乎也不再注重外表，不费心打扮了。夜晚的街道漆黑一片，人们不得不加紧回家的脚步。那些拼命挤进火车的人相互推挤，一个个看起来与难民无异。

暗淡的都市生活说明，从1940年夏天开始提倡全国节俭的宣传运动完全奏效了，日军在中国战事的拖延是主要推动因素。光“真正的日本经不起放纵”和“奢侈是敌人”这样的标语牌子就有1500个，悬挂在东京各地（不过也有人在“奢侈是敌人”中间插入一个假名变成“奢侈是极好的^①”）。

妇女爱国社团的志愿者走上街头，主导着这场节俭运动。这些看似正经的妇女以警觉的目光搜寻并告诫身穿漂亮衣服的女性，递给她一张写有“请自重”的卡片。那些烫着头发，戴着戒指，涂抹指甲油、口红，或戴着金边眼镜的女人也成了攻击目标，因为她们被看作“腐朽”、“个人主义”西式生活的拥护者。这种迫害运动有时也会遇到激烈抵抗。曾有一名女子歇斯底里地哭喊：“我受不了！”还有一位“化了妆”的年轻男子趾高气扬地走上街头，对这些爱国的时尚督察员挑衅地说：“你们不打算让我说点什么吗？”但这些反抗行为都只是个例而已。

曾贩卖梦想的百货商场也受到严格监视。每个商场都被要求执行

① 编者注：原文为“Zeitaku wa Su—Te Kida”。

“每名顾客限购一件商品”的政策，以抑制与节俭倡议相抵触的过度消费行为。1935年，化妆品公司资生堂开始让漂亮的“服务员小姐”免费在商场柜台为顾客讲解化妆技巧，其美容润肤霜的销量在两年内提高了23倍。但随着中国战事的深入，“战时爱心包”取代化妆品成为资生堂最畅销的产品。装有小零食、手帕、铅笔和笔记本的爱心包被送往前线士兵手里，以示家中亲人的精神支持。

1940年10月31日夜晩，每个舞厅都挤满了最后肆意疯狂的男男女女，因为第二天所有的舞厅和爵士乐表演都将变为非法（这些活动也被认为有损人们的道德，会危害公共秩序）。《朝日新闻》在第二天的报道中形容这些拥挤在舞池中央的人就像“刚下锅的小马铃薯，总是彼此碰撞”。事实上，从1938年年中开始，只有职业女舞者才被允许在舞厅跳舞，由于被迫加入各种妇女社团，这些女舞者的人数已减少了一半。妇女社团竞相抢夺新会员，让她们从事更加“体面”（也更加清贫）的工作，例如打字员和工厂工人。但在1940年10月31日夜晩，即使乐队的告别曲——《友谊地久天长》已演奏完毕，人们仍不愿离开舞池，仿佛在用一种微小、无力的方式抗拒着即将笼罩日本的漫漫长夜。

1941年12月8日这一天改变了一切。成功袭击珍珠港让过去两年日本陷入僵局而产生的暗淡情绪几乎顷刻间转变为狂欢，大多数日本人为此欢欣鼓舞。一男子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那时他还只是二年级学生，他的父亲在东京开了家收音机店，他惊讶地看到父亲的店门口大排长队，人们等待着修理手中的收音机，因为预计政府将发布更多特别公告。他此前从未见过父亲一天之中做了那么多活，此后再也没有见到过。

这一天，日本人固有的矜持荡然无存。大街上，陌生人相互道贺。东京市中心皇宫外的广场上，人们在地上跪拜，感谢天皇对国家的神圣领导。永井荷风当晚在拥挤不堪的列车上冷静地观察到，“一个家伙以颤抖的声音发表着演讲”，他显然无法抑制对当日新闻的兴

奋之情。这种公开表露的情绪与过去数年政府精心安排的各种胜利庆典形成鲜明对比，政府曾希望借助庆祝活动唤起人们对中国绵延战事的支持。

日本文人也无法摆脱珍珠港魔咒。时年 59 岁的斋藤茂吉（Saito Mokichi）是日本 20 世纪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年迈的热血正焕发新生！……我们袭击了夏威夷！”36 岁的小说家伊藤整（Ito Sei）在日记中写道：“干得漂亮，日本的战术就像日俄战争时一样令人称道。”的确，日俄战争也始于 1904 年 2 月 8 日日本对亚瑟港（Port Arthur）（译者注：旅顺港）俄罗斯军舰的突袭，两天后日本才正式对俄宣战。最终，日本赢得了那场战争。

即使之前不赞成在亚洲扩张的日本人也对日本与西方的交战感到兴奋。在过去 10 年，日本一再表示要逐步将亚洲从西方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现在，不赞成日本扩张的人立刻接受了这种官方立场。而在此之前，打着为亚洲反抗帝国主义的旗号却在中国与亚洲同胞作战的这种自相矛盾不断折磨着这群人。31 岁的汉学家竹内好（Takeuchi Yoshimi）表示，他和他的朋友一直误解了日本领导人的真实意图：

我们此前担忧，在“建设东亚”这样的漂亮口号背后，日本一直在欺凌弱者。（但现在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祖国日本其实并不畏惧强权……让我们一同为这场艰难的战斗而战。

尽管日本在 12 月 8 日充满欢庆情绪，但仍然有一些头脑冷静的人对日本发动的战争表示怀疑，甚至担忧。人们私下的情感也常常与公开表露的兴奋有很大不同。许多人只是厌倦了战争及其对日常生活的束缚，还有人十分担心他们的爱人可能必须奔赴战场。

在距离东京东北约 70 公里的一个种植水稻的村庄，一位 9 岁男

孩放学回家后得知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消息。他的母亲在屋外焦急地等候他，母亲哭喊道：“又打仗了。”她流下的不是欢快的泪水，而是担心其他6个儿子的安危。假如这场战争与中日间的战争一样长久，那她这个最小的儿子也可能被带走。村子里各家各户深深的哀伤与电台传来的欢快声音形成鲜明对比，这一切让小男孩印象深刻。

少数对西方有深刻了解的日本人也高兴不起来。他们深知日本资源有限，确信日本最终会失败。一位在名古屋三菱重工工作的年轻人仍然记得，那日在工作中从收音机里听到这则消息后，他产生一种混合着兴奋与害怕的奇怪感觉。尽管他对成功袭击珍珠港感到高兴，但同时也担忧日本的前途。他所在的制造“零式”战机的工厂也将在几年后成为美军轰炸的首要目标。他的同事大多被炸死了，而他侥幸捡了条命。

在珍珠港事件后的欢愉气氛里，表达上述种种关切可能会以不够爱国的罪名遭到逮捕。太平洋和东南亚的军事胜利让大多数日本人变得狂热，使他们至少暂时忘记了等待他们的艰难时刻。

在太平洋的另一端，珍珠港事件同样激起了广泛的爱国热情。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他的声音从容而坚定：“昨天，1941年12月7日——将永远成为国耻日——美利坚合众国遭到了日本帝国海军和空军有预谋的突然袭击。”以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为首的罗斯福的阁僚们最初要求总统向国会陈述日本过往在国际上的种种劣迹。但罗斯福最后决定发表仅500字的讲话，以便将他的信息传播给尽可能多的受众。他表示，日本发动袭击是背信弃义的，美国将不惜一切代价击败这个懦弱的敌人。

罗斯福总统通过这一策略成功在国内激起针对日本的强烈情绪。曾在参加欧战问题上与罗斯福争执多年的孤立主义者也不再反对，罗斯福对日宣战的提案立刻获得国会批准，只有来自蒙大拿州的反战主义者、共和党议员珍妮特·兰金（Jeannette Rankin）投了反对票。从这一历史时刻起，珍珠港被深深烙在美国人的心里，并在热门歌曲

《铭记珍珠港》那强有力的口号中不断强化。这首在珍珠港事发10天内录制的歌曲这样激励着美国人：“让我们铭记珍珠港，我们将要上战场；让我们铭记珍珠港，正如当年的阿拉莫……让我们铭记珍珠港，直至最后的胜利！”

在遭受日本袭击之前，夏威夷对于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几乎就如同另外一个国家。讽刺的是，日本人及日裔美国人占到夏威夷总人口的将近40%。如今，位于平静太平洋上的夏威夷已成为美国爱国主义永恒不变的核心。

珍珠港事件也改变了战争其他方的命运。蒋介石听闻珍珠港遇袭后顿时非常兴奋。有消息说他用留声机播放了《万福玛利亚》并跳起了舞（蒋介石当时已皈依循道公会）。英国数月来的独自作战也终于结束了。温斯顿·丘吉尔在与美国特使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及美国大使约翰·吉尔伯特·怀南特（John Gilbert Winant）共进晚餐时接到了罗斯福的电话。罗斯福向他告知美国遇袭的情况。丘吉尔说，那一晚，他“躺在床上，怀着解救与感恩之情入眠”。4天后希特勒对美国宣战，这又让丘吉尔松了口气。

1941年12月8日，日本的影院和戏院临时取消了当晚的演出，取而代之的是播放首相东条英机当天早些时候录制的讲话。以前日本人喜爱的诸如《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等美国电影被正式禁播。当晚，观众们听到的不是美国影星吉米·斯图尔特的声音，而是一位政治领导人的声音。

东条英机是一个戴着眼镜的秃顶中年男人，除了他的胡子外，没有什么显著特征。他夸张的龅牙形象只存在于西方漫画中，但他的确不像一位让自己的国家与最强大敌人伍的那种政治领袖。他朗诵着《响应大日本帝国的召唤》，他的嗓音毫无特点，发音矫情得就像一个二流舞台剧演员：

我们卓越的帝国陆军和海军正在进行一场孤注一掷的战

斗。尽管大日本帝国尽了一切努力，但仍未能维护整个东亚的和平。政府在过去尝试了一切可能使日美外交关系正常化，但美国不肯做出丝毫让步。非但如此，美国还加强了与英国、荷兰和菲律宾的关系，要求日本单方面作出让步，包括无条件从中国撤出全部军队，抛弃（日本扶持的）南京政府，并废除与德国和意大利签订的《三国同盟条约》。即使在这样的要求下，日本仍然坚持寻求和平解决方案，但美国至今仍拒绝重新考虑其立场。假如大日本帝国屈服，满足美国的所有要求，那么日本不仅将颜面扫地，无法完成“支那事变”（译者注：全面侵华战争）开创的事业，而且日本自身的生存也将受到威胁。

东条英机片面地解释了袭击珍珠港的原因，强调日本主动发起的战争只是出于“自卫”。他如实表达了日本根深蒂固的受害者心理、受挫的民族自豪感以及对更大认同的渴望，所有这些可粗略概括为“反西方主义”。这是一篇感情色彩浓重的演讲，而他没讲的内容更值得关注。

日本领导层对于在太平洋和东南亚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没有形成清晰的共识，许多人对他们的决定仍然极度怀疑，犹豫不决。诚然，正如东条的一句名言所说，“有些时候，一个人必须鼓足勇气做事，就像从清水寺的平台上往下跳一样，两眼一闭就行了”。这里提及的清水寺是位于京都的佛教寺院，以突出悬崖外的平台而闻名。人们常引述这句话作为东条英机鲁莽冒险主义的象征。外界认为他是盲目将日本推向战争的军事独裁者，但他在决策时也犹豫不决，尤其在发动珍珠港袭击前的两个月。在政府关于是否开战的最后讨论中，东条从始至终都清楚日本取胜的机会微乎其微。1941年10月18日，东条英机就任日本首相时，他给自己设定的首要任务就是恢复与美国的外交关系。

虽然一些日本领导人对胜利抱有希望，但没有人对日本的最终胜利信心满满。东条的前任近卫文麿公爵（Prince Konoe Fumimaro）没有军队背景，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4年里，他陆续担任日本首相长达近3年。近卫文麿鲁莽而极权的领导方式对日本的国际地位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害，也让军队对政府的影响力达到顶峰。但与此同时，近卫明确反对与西方开战。他的女婿兼助手细川护贞（Hosokawa Morisada）说，近卫听闻日本对西方开战的消息后，他惊讶地仅说了这么一句话：“究竟怎么回事！我真的感到一场惨败不远了。这（日本的有利局面）最多只能维持两三个月。”

与近卫文麿不同，小说家伊藤整无法接触到政治或战略信息，但他的直觉却是对的。12月22日，在他兴奋地将珍珠港事件比作日俄战争的两个星期后，伊藤整在日记中表达了自己的怀疑：

他们至今只宣布在登陆马来亚和菲律宾时损失了两艘船只。难道日本军队在此之后再没有其他任何损失了吗？还是他们规定不允许公布我方的损失？假如是后一种情况，我会感到非常担忧。

无论对于战争走向有着怎样的担忧，大多数日本人还是倾向于认为，这场战争不仅为了日本，更是为了全亚洲的解放。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尤其对于日本士兵来说，因为每个人都愿意相信自己是为一项有意义的事业献身，而不是相反。

的确，随着西方列强在1941年年底至1942年年初相继被日本击败，日本开始鼓吹的“大东亚共荣圈”名噪一时。这个共荣圈内几乎所有国家当时仍属于西方殖民地，包括缅甸、英属马来亚（今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法属印度支那（今越南、柬埔寨和老挝）以及菲律宾（但日本入侵时菲律宾不再是殖民地）。因此日本占领军可以借机宣称他们解放了受压迫的亚洲兄弟姐

妹，帮助他们完成社会重建，融入日本领导下的多元文化、经济和政治集团。尽管披着教化使命的外衣，但“大东亚共荣圈”首先仍要为日本帝国主义经济服务，意在加强对东南亚和东亚大量资源的控制，以帮助日本继续战斗。随着时间推移，这种需求将愈加紧迫。

由于1942年6月的中途岛惨败，日本帝国海军势如破竹的胜势结束了。制订中途岛作战计划的与策划珍珠港袭击的是同一团队。但这一次，日本损失了289架飞机和4艘航母，以及海军花费数年培养的优秀飞行员，他们是不可替代的。中途岛战役证明，日本在珍珠港并未把敌人真正摧毁。

1941年12月7日，在海军中将南云忠一（Nagumo Chuichi）的指挥下，日本飞行员的确完成了打击8艘美军战列舰的首要目标，其中击沉4艘、摧毁4艘。但南云忠一的部队却忽略了他其他更为重要的目标，比如储油罐和弹药库躲过了一劫，修理厂也没有遭到袭击，这让绝大多数受损战舰很快得到修复，甚至还提升了性能。遭到日本袭击的8艘战舰中，只有“亚利桑那”号和“俄克拉荷马”号彻底毁了。更重要的是，袭击发生时美军航母并不在珍珠港，这为美国取得中途岛大捷埋下伏笔。

中途岛战役后，日本的局势急转直下。由于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日本人肯定不了解他们国家的失败，这一点伊藤整已经在1941年12月的日记中质疑过。但随着时间推移，日本人开始感觉到国家对战事正逐渐失去控制，他们的忍饥挨饿就是佐证之一。由于可供分配的食品太少，食品配给体系开始失灵。领取食物的队伍越来越长，而蔬菜、海产品等新鲜食品早已杳无踪迹。一位40多岁的女人在日记里写道：“配给商品并不意味着你能免费得到它们。你要花钱购买每一样东西，但你仍然受到乞丐般的待遇。这真让人恼火！”

营养不良问题在战争的第二年和第三年变得更加突出。每个人每天的口粮只能提供约1400卡路里的能量（一个140磅的成年男性每天需要2400卡路里）。政府号召国民通过“创造性”方式获取食物，